

憲光新村賜我安居

■ 余明先

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初，我八十歲生日那天，旅居太平洋東西兩岸的兒孫們，紛紛回到台北，這是近廿五年來，難得的一次團圓，除了再次合影留念，也邀請親家廖康夫伉儷餐敘，特別是談到了住在眷村的往事，真如大家族一般的親切，何況兒女都是在眷村長大的。我們擠過日式宿舍的一小間房，也在外租過三坪大的小房子，直到住進憲光新村，才真正安定下來。

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憲兵節，我偕新婚妻子王月娥女士參加南部憲兵集團結婚典禮後，暫住台南市安平區新南街一棟日式宿舍空出的一小間房，同住鄰居都是大陸遷臺的聯勤兵工廠官兵員工眷屬。婚後二個月，奉令到台北三重埔的憲兵學校初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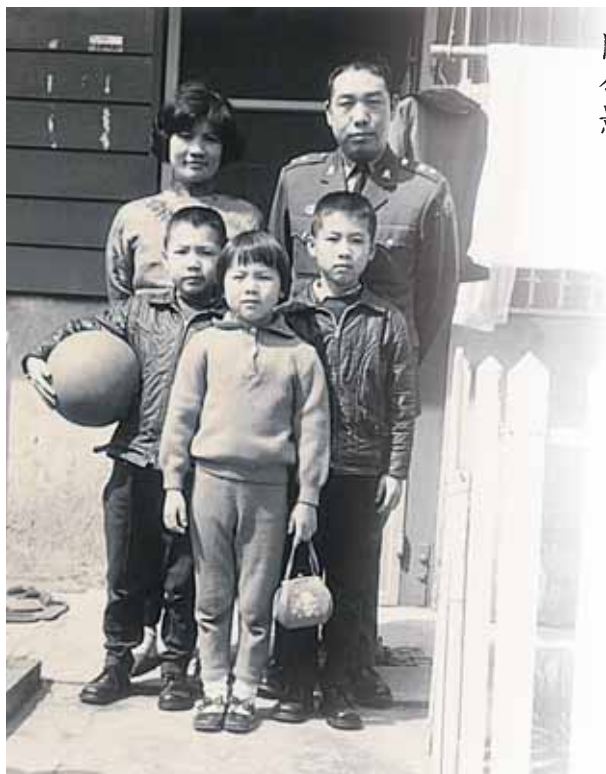
→ 95年7月初，余明先（前排左座者）八十歲生日時，旅居各地的兒孫都返家慶賀。



班受訓後，即調台北憲兵隊交通糾察組，因業務繁忙，常留年輕妻子一人在家，幸好有師媽媽常來家中聊天下棋，情同母女。

四十七年三月，在台北市大同區蘭州街租得一間不到三坪大的房間，也是日本人留下的馬廄所改建的，一家三口在此住了七年，也多蒙鄰居照應，渡過了一段拮据期。有一年端午，妻子兒女回娘家，我

一人在台北，彭大嫂送我一串粽子，還請我到他家午餐過節。五十年五月廿二日，小女小慧提前誕生，來不及送到醫院，全賴隔壁吳太太及時伸出援手，打點一切，母女均安。五十一年交卸連長職務後，調任憲令部參謀，少了主官加給，而孩子又生病，生活一時陷於困境；幸好同村彭先生，報與司令尹俊將軍，獲額外補助，渡過難關。



← 民國55年12月12日余明先、王月娥伉儷結婚十周年時，偕三位可愛的孩子在憲光新村眷舍家門合影。

終於，在民國五十四年間，內湖的「憲光新村」興建完成了，我們獲配兩房一廳眷舍一棟；這時我們已結婚九年，大兒定忠上了小學，次子定誠準備入學，小女兒也在上幼稚園了。有了安定的棲身之所，妻子月娥真是喜形於色。不過，我卻在此時外調台北師管區，之後調聯勤留守署服務；但搬家時憲兵司令部仍派卡車幫忙，令人感到非常溫暖。

憲光新村住戶，大都是在臺結婚的年輕夫妻和小孩，我們家無論大人、小孩都比鄰居年長；彼此相處近廿年，感情融洽有如兄弟姊妹一般。村內有座籃球場，一位熱心的方先生，經常教導孩子們打籃球，就像是教練和球員一樣，備受小朋友的尊敬。方先生還在附近小山上搭建休閒設施，時常有人帶著酒菜到山上暢敘幽情。

→ 56年間，余妻王月娥女士在院子整理盆栽的情景。



住憲光新村期間，正逢國內少棒、青少棒和青棒「三冠王」揚威世界棒壇之時，村人圍著電視機加油歡呼的情景，至今記憶猶新。

村子內原設有補習班，後來眷村自治會召集成績較好的高年級孩子，擔任小老師，以個別或小組方式，分別輔導成績不理想的低年級弟妹功課，成效很好；大孩子也獲得教學相長和溫故知新的效果。

從台北市內湖路轉入江南街，右邊是製磚廠，左邊是魚池；再向裡走，兩邊是稻田，漫步期間、傾聽田間蛙鳴，彷彿回到兒時家鄉農村情景；可惜，我們在眷村改建前即遷至民宅，而且直到七十七年才返鄉探親，但父母已來不及聽我們面告在寶島臺灣快樂的生活情景。

憲光新村前有精忠新村和內湖二村，東有海軍影劇五村，形成一處眷村社群。由於地勢低，淹過水，至民國七十三年間統一改建成湖光國宅，樓房有五樓、七樓、十二樓，都是鋼筋水泥建築，象徵國家社會已臻富裕境界。